



□ 12
3325
1



門 口 12
3325
卷 1

四書集註補序

艸堂先生篤行君子博物君子也生平行藏大槩悉遵
聖賢而根本孝弟雖蕭然環堵曾無負郭之田而知命
樂天惟筆耕舌耨以養親孝同曾閔樂並孔顏以德
爲文章儒林望重上自 王侯卿相下及郡邑有司無
不式閭致敬如范忠貞公之旌賢良梁邑侯之表純孝
嵇使君之入志乘甌郡守之紀流寓劉節度復褒曰德
符言其孝德之大仰符顏曾也甲乙之際閩疆背叛
康親王南征聞先生品行賜蟒旌表并評其文云氣如
長江大河意似寒潭秋月清光射人乃當道 祇薦用

昭和十八年
七月二十一日
購求

先生而天之位置偏厚植其德而以無妄之疾困之以試其堅金百鍊先生守箠瓢如故守范釜原鶉如故力疾著書以聖賢架燧當參苓經史百家之纂述當梁肉以諸儒之互相參駁力爲剖決而得其會通當針砭呂覽云非老不休非病不息先生獨雖老不休雖病不息也良由志意專故探索勤探索勤故體認切體認切故道履堅觀其著述甚富大者彙集孝經大學聖賢儒史剖晰周子無極程朱格物朱陸異同縷析條分各有精詣非執己見以上下先儒也至四書集解正誤辨其矯誣聖賢援引佛老關係之大已得肯綮而四書集註補

據古証今闡發殆盡疑無不析理無或遺開拓心胸羽翼經傳大中至正從來述作罕見其儔蓋先生由疑得信由憤得樂字字推敲總由孝弟根心中流出不死古人章句下以閑先聖之道是不敢妄阿諸子實爲有功前儒彼言讀書不求甚解微窺大意者豈可同日語哉願以先生品行何難備致嘉祥而厄其時命以大其才事八十有八之親時於階下作老萊舞愛日方長享天倫至樂且因心錫類以廣孝思遠近知交咸登堂以拜太翁太翁字延叔三歲失恃事父以純孝稱居恒靜默寡言喜怒不形於色類其先文正故得年臻大耋鍾厥

後人而先生恪遵庭訓繼往開來足徵世德之驗是以
來元成黃雪臺毛西河鄒文江林西仲方渭仁閻潛丘
蔡九霞尤悔菴宋旣庭李恕谷黃黎洲曹秋岳毛稚黃
徐竹逸吳菌茨鄧孝威輩或贈序或遺詩不能悉數正
所謂圖書滿架富乃真富金玉持躬貴乃真貴天之報
施爲最久且厚也應龍一生作書中老蠹癖嗜與先生
同故樂得而序之先生其恕我老狂質言無文也

康熙己卯仲春禹航年家同學弟孫應龍拜草時年九
十有二

四書集註補序

道之大原出於天生聖賢所以傳道而復生諸儒者
所以明道明之正所以傳之也然余嘗較論往古儒中
若朱子豈易得哉其律已也嚴其事上也敬其爲治也
澤及斯民其設教也汲引後進以至著作等身羽經翼
傳矻矻孜孜死而後已自宋迄今誠表表人望者竊怪
世之陋儒挾其已意橫生詆訾翻駁吹求固見其不知
量而村居學究目未覩五車四庫之藏奉其書以爲言
言玉律字字金科則又過矣信乎司馬子長云譽者或
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均之未覩厥容貌者也四書之

有註自漢儒始嗣後代不乏人書非一解參差冗雜安所適從迨朱子集註出而詞簡義精。文從字順以便童蒙記誦勝於註疏良多誠所謂章明斯道而傳之無窮者矣但其間聖賢立意有對針者泛指者講義宜兩存者歸一者與不必過信及過疑者種種不同千慮寧無一失况朱子生平初爲論語要義繼爲口義又爲精義後復爲集註蓋已四更其稿原非一說之可定顧嘗自言集註誠有病語間嘗改定亦未愜意又言次輯諸書雖各有所據然疑信異傳不無牴牾又言諸書再看義理未安處甚多令人恐懼不可言又言論孟兩書甚恨

出之太早又言論孟尚有合改定處未及下手玩之愈久愈覺有說不到處又言中庸慎獨大學誠意常苦求之太過措詞煩猥病痛不少蓋平日解經多是推衍文義自做一篇文章非惟說得意味淡薄且使人看者將註與經作兩樣本旨全不相照又言學庸屢改終未能到得無可改處未嘗不撫卷慨然也至其望助於人與呂伯恭書則曰所解不能無謬誤更望細加考訂與何叔京則曰差謬處切望痛加刊削與蔡季通則曰中庸幸速修改示與趙子欽則曰大學論孟其硬說費力處煩爲一閱盡去此等病方見聖人本意與程正思則曰

所訂集註甚善當卽改易與黃直卿則曰且在此相商
逐日刪改比舊稍密未知向後看得又如何是朱子虛
懷若谷不自滿假每每欲人叅訂豈有間於存亡哉今
讀之有疑不爲剖析非獨羣言之淆亂晦蝕難明抑且
初學之從違取舍莫定當亦朱子之靈所不安也余因
歷采漢晉唐宋元明以及國朝諸儒之解補其遺訂
其異剛其繁易其誤凡有所辨必考其原本何書謬自
何代庶爲朱子抱白以免輕議聖賢之咎而又設身處
地度理揆情質鬼神而無疑就有道而求正蓋有不得
不辨而不敢妄辨者也則是書之成余不幸生朱子後

不獲執灑掃于其門而請定是非猶幸生朱子後備覽
諸儒所說益信義理無窮闡揚日盛得以詳考而折衷
焉不避僭越以效一得之愚名曰四書集註補竊附楮
少孫之於子長胡康侯之於君實丘仲深之於西山云
耳其敢曰明之卽所以傳之也哉嗟乎詩有之知我者
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其斯之謂歟時
康熙四十三年歲次甲申三月旣望錢塘後學王復禮
需人謹題於母自欺齋

四書集註補或問八則

或問集註何以欲補也。復禮曰：子之所慎，章云：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馬借人章云：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子游問孝，章云：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其愚不可及，章云：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是一補文。義始足。今有宜補而未補者，正文未註出處者，事實缺略未載者，兩說俱是宜存者，皆當擬補也。

或問既名集註補，補之良是矣。今復訂之，刪之易之，何也。復禮曰：或有疑而未決，不敢斷者，或其註已，是言之未詳者，則擬訂其過刻者，穿鑿者，用佛老語者，引

無稽之說為證者。則擬刪。至于失解者。誣聖誣賢者。則不得不擬易矣。此因補而類及。亦所以補也。

或問註疏與集註間有不合。子雖折衷辨定。難必人之聽從。復禮曰。是書原為明經衛道設也。若夫應試。自當恪遵。功令依集註所載。然時解專為制義而刻。其中亦有與註稍異者。正見直道在人。公論難泯。故大全說約直解指南存疑。經義體註會解大成諸書。今皆采擇。以證余言也。

或問朱子集註成。自謂其書如秤上稱來。不高些。不低些。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不多一箇字。不少一箇

字。子以為然否。復禮曰。非然也。余考朱子年三十四。著論語要義及訓蒙口義四十三。著論孟精義四十八。著論孟集註。或問。是朱子纂修刪定。不止一次矣。然素有足疾。加以痞膈之症。至年七十一。相去集註時。又二十三年。尚未愜意。三月辛酉。改大學誠意章。午刻暴下。不能興。甲子。遂卒。則臨終前三日。猶改大學。而黃直卿云。朱子一部論語直解。至死可見義理無窮。著書非易。若果美備。何必屢修。以此知朱子自謂逐字稱過者。亦一時語。烏可執為定論也。或問集註之未盡善。止此乎。尚有遺乎。復禮曰。不止此。

也。尚有註釋未明者。如諸賢以氏作姓。齊王以姓氏混稱地名不載何所。避諱未改者。如享禮發氣滿容。漢註避惠帝諱。慎皆作謹。避宋孝宗諱。有引用異說者。如以德報怨引老子。楊朱引列子。百里奚引墨子。以及子桑伯子。雖小道。皆引莊子。有引書失考者。如伯子不衣冠而處。是說苑而非家語。伯玉知四十九年之非。是淮南子而非莊子。農家者流。是漢書而非史記。此皆無關輕重。故不置喙。非有遺也。

或問朱子集註未愜于心。子序中約略言之矣。然大中論孟四種。其詳可得聞乎。復禮曰。可。吾聞朱子云。大

學鄙說。近看尚有未安處。又云。大學舊說陋處不少。大抵本領不是。只管妄作。自悞悞人。深爲可懼。又云。大學一面看。一面疑。未甚愜意。所以改削不已。又云。大學修改頗多。知識有限。惟需畢力鑽研。死而後已。又云。大學解而今自謂穩矣。只恐數年後又見不穩。其于中庸也。則云。中和等說。近細思之。病敗不少。理固未易窮。然昏憤如此。殊可懼。又云。君子而時中。集註失于太簡。令人生疑。又云。中庸章句。猶覺日前功夫。未免好高之弊。又云。中庸解不能無謬誤。叔度欲傳錄。此非所以愛者。但恐緣此流布。不能不誤人耳。

四書集註補
若論語則云論語集註。屢改不定。却與或問前後不
相應。又云論語舊嘗纂定。近細考之。所當改易者。什
過五六。又云論語集註。爲朋友傳去。鄉人不告而刊。
及知覺。則已四出而不可收矣。其間多所未穩。煞誤
看讀。正所謂記其一而遺其百。得其粗而忘其精者
也。至孟子。則云初解孟子時。見自不明。隨着前輩說。
反不自明。不得其要者多矣。又云告子生之謂性。集
註雖改。細看終未分明。近日再改。覺尚未解析得出。
更俟欵曲細看。是朱子苦心搜討。惟恐不盡。余故不
得已而爲此。蓋欲仰成其志也。

或問是書有稱爲四子書者。四子何人也。復禮曰。此宋
以後之稱。不足信也。蓋以論語屬孔子。大學屬曾子。
中庸屬子思。七篇屬孟子。故也。夫大學非曾子作。前
人嘗辨之矣。安得以此爲稱乎。故是書稱四書。則可。
稱四子書。則不可。又何徇俗之無稽爲也。或云四書
與易詩書春秋禮記。稱爲六經。何也。曰。十三經中。論
語爲一經。孟子爲一經。其大學中庸。原載禮記內。今
大中與論孟。旣稱四書。統爲一經。合五經而六。所稱
誠當。又何疑乎。

或問四書旣有章句集註之別。今子止稱集註。補何也。

復禮曰以斯世所通稱言也。昔朱子以已意註大中。且分次第名爲章句。以諸說講論孟。難以枚舉。名爲集註。故有是二者之分。然取士用四書。從元始用朱註。亦從元始。元仁宗延祐二年。改選舉。以八比取士。頭場書義二篇。經義一篇。書用朱子大中章句。論孟集註。是元猶以章句集註。並稱自明迄今。統言四書集註。而無復有章句之別矣。予之名此。蓋從俗所稱。取易曉焉耳。或云。時人有刻名家文者。言八比起於宋。其中載荆公象山同甫諸君文。殊不知此皆四書論。見於本集。烏可以當八比之文哉。

重定大學註或問十二則

或問大學果曾子所作否。復禮曰。大學在禮記四十九篇中。第四十二篇也。原不註作者姓名。而文公以爲曾子。他書無証也。卽朱子或問中。亦自云。正經辭約。而理備言近。而指遠。非聖人不能及也。然以其無他佐驗。且意其或出於古昔先民之言。故疑之。而不敢質。而何以歸之孔子耶。章句中。又云。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吾聞爲弟子者。師之言可記。若師之意。又何從記之。而乃歸之曾子耶。故陳晦伯云。無所承受。無他佐驗。而據其想似者。輒謂孔子所作。

夫曾子立事本孝等十篇。曾子問。大戴禮記。卽明載之矣。大學果出曾子。記者何爲不言也。管東溟云。大學一書。不知何所自始。朱子以爲曾子作。斷乎其不然者。古之聖賢。非有心於立言也。不得已而假言以闡道。亦不必自標其名。則大學是已。王弼州云。大學非曾子之書。以內有曾子曰。不應自言。而中自引之也。陸文裕云。果曾子有此門人。不應無聞也。是不免學者之疑。不若程子所說。大學孔氏之遺書也。却好陳乾初云。大學一書。僅以於止節係夫子。則餘非夫子。可知。以十目節係曾子。則餘非曾子。可知。此如禮

器內則偶引其名。不必定爲所作也。毛西河云。大學有稱爲子思作者。見鄭端簡古言。與唐氏奏疏云。虞松校刻石經於魏表。引漢賈逵之言云。孔伋窮居於宋。懼先聖之學不明。而帝王之道墜。故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則亦指爲子思之書。第鄭註不言。而孔氏正義亦未明指。則尚未敢信耳。何毅菴云。朱子謂門人記曾子之意。則子思正曾子門人也。朱子之言。或取諸此。歷觀衆說。信乎非曾子所作矣。

或問大學有經傳之分。否。復禮曰。大學自漢晉隋唐以來。遞相傳授。其書只一篇。未有疑其爲舛錯者。至宋

四書集言卷之二
首卷之二
二程子始加移易。雖前後互異。仍作一篇。及朱子再加移易增補。分列經傳。遂爲十一章矣。故高忠獻云。大學一篇。每段必雜引經傳。以咏嘆而推明之。使章句之旨。快然無遺。而言外之旨。悠然無盡。此篇法也。初無經傳之別。管東溟云。朱子分章序次。而補其闕。愚以爲此朱子之大學。非古之大學也。然朱子謂孔經曾傳。余嘗三復而疑之。孔子與門人問答。大約各隨一事。而理自足。未嘗鋪列條貫。以爲書也。胡此菴云。誠意正心。脩齊治平。各有所謂二字。以冠各章之首。而明德親民止至善。則無冠首之字。是作書者原

不曾立傳可知矣。柴虎臣云。春秋夏五郭公。甲戌巳丑之類。以其傳疑。未嘗輒加增損。論語云。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至宋儒多以己意刪訂經文。二程改大學。朱子分經傳。將舊文併省。夫程朱雖賢。不能踰仲尼。仲尼不敢改魯史。而程朱敢改孝經大學。何也。毛西河云。二程子疑大學。各爲移易。實未嘗分經列傳。指爲誰作。至朱子割之析之。遷徙顛倒。確然指定。爲孰經孰傳。孰言孰意。孰衍當去。孰闕當補。於是朱子有大學禮記無大學矣。王忠文羅近溪顧端文。王弼州皆以爲大學原只是一章書。無所謂經無所

四書集註補 首卷十二
謂傳亦無所從缺無所從補諸說良是也

或問大學可移易否復禮曰何可移也子不見明道移易而伊川再易是弟不以兄爲然也二程傳龜山龜山傳豫章豫章傳延平延平傳朱子朱子傳直卿直卿傳北山北山傳魯齊一脉相承源流可考因朱子再爲移易增補分列經傳魯齊削去補傳以知止聽訟二段爲釋格物致知是徒不以師爲然也嗣後虛齋增所謂致知在格物者一句彭山削故治國在齊其家七字豐坊攙入論語此瞻定爲七章弇州後渠另行移易是後儒不以先儒爲然也何如恪遵原本

焉有異同况其書載在註疏其板藏之國學非一人一家之書但改本盛行原文晦蝕變亂舊章余不得不辨故宋陸放翁云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况聖人乎自慶曆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繫辭毀周禮疑孟子改大學孝經譏書之亂征顧命不難於議經况傳註乎明王文成云大學古文乃孔門相傳舊本數千載矣今讀其文詞明白而可通論其功夫又易簡而可入亦何所按據而斷其此段之必在於彼彼段之必在於此與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誤而遂改正補緝之耶高忠獻

四書集言本
首卷十三
云以明道伊川晦菴之信古而卒不能信斯簡以天下後世之信三先生而卒不能信其所易則心之同然者不可強也若夫割裂推移人人自爲大學何所抵極之有何喬遠云朱子遷移大學使學者不能無疑至今辨訟而未決若當時一從原本推而明之則何至於操戈墨守之喧煩王文祿云宋仁宗寶元元年戊寅賜呂臻大學取小戴記中全篇古本也後程朱移易分章焉程朱宋臣豈不知仁宗取賜耶朱子大學序不言仁宗豈以違賜本故不言耶余生異代猶仰仁宗難得是誠天啓斯文况程朱生宋代而不

尊仁宗何也毛稚黃云大學原無關文無衍文亦未嘗顛倒錯亂後儒移易次敘又從而去之補之豈理也哉則移易之是非不問可知矣

或問大學果有錯簡否復禮曰據朱子云舊本頗有錯簡首章至止於信誤在沒世不忘之下三章內自引淇澳以下誤在誠意章下四章誤在止於信下五章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此謂知之至也此句之上別有關文又大學章句序云顧其爲書猶頗放失余按朱子所云一則曰錯簡再則曰誤四三則曰闕文四則曰放失夫朱子生於孔子一千五百餘年之後何

以知之耶。若以理爲斷。則原本固未嘗無理也。漢唐諸儒皆信之。而宋儒何獨疑之耶。縱使古書錯誤遺闕。不過字句之間。容或有之。豈大學一篇。僅一千七百五十三字。而乃顛倒錯亂如是之甚耶。故鄭端簡云。大學在戴記中。漢司農鄭元註。唐祭酒孔穎達疏。余固不敢謂古本有錯簡也。李恕谷云。文中子擬經。宋人比之操莽。乃於聖經疑其錯簡。反如此顛倒。不以爲失。豈經不可擬。而獨可改竄耶。則章句錯簡之說。又何確証而云然。

或問大學果缺當補否。復禮曰。余按宋王魯齋云。格物未嘗闕也。安事補矣。又云。格致補傳。熟復玩味。終是後世之詞。朱子亦自以爲未善。故存齋必大。問所補致知章。何不效其文體。朱子云。亦嘗效而爲之。竟不能成。每讀至此。未嘗不爲之掩卷歎息。元人四書辨疑云。前人解經亦嘗有補正三五字之闕者。亦但言某處宜有某字。今乃全用己意。創添一百二十八字。與前聖前賢並列於義。亦似未妥。若準此爲例。則詩書亡逸。後人皆得添補。長學者不厚之風。所繫甚大。以文公之識量。不免有此惜哉。明王忠文云。大學補格物致知。然亦孰知其未嘗亡也。使朱子復生。將必

以余言爲然。王文肅云。格物致知。決當附之誠意章中。義無容補。王弼州云。大學乃古聖帝王相傳體用之大要。雜見於禮經。吾獨惜朱子勇於表章。而不精於訂定也。以致知格物之解闕焉。而乃以庸語補之。不合。羅近溪云。大學首尾原自相應。亦自完全。何容補。奏張天如云。註疏大學。蓋古本也。朱子盡更其舊。又以意補亡。不少遜讓。董文清槐葉丞相夢鼎。皆謂朱子補傳未安。曰。大學原無闕文。而車清臣方正學咸是之。今學者於補傳。其不敢信。亦猶是也。馮少墟云。一本大學都是釋格物。不必另補格物傳。孫鍾元

云。大學知本已盡格物。不復有釋格物之文矣。張仲誠云。古文錯簡。何處蔑有。獨不宜有所闕失。而重賴於補。且其所闕失者。又入學之要功也。夫功之要者。雖謚不闕。况要之尤要。他不之闕。而獨闕。於是亦可恠矣。秦定叟云。嘗謂朱子之解。有可更者。大學補傳是也。陽明獨宗古本。深非補傳。使天下後世。知知本之明文。絕支離之宿障。可謂大有功於吾道矣。是大學原未嘗缺。又何容補也。

或問大學之補傳。果出程子之意否。復禮曰。余攷朱子云。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間嘗

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又云。愚嘗反覆考之。而有以信其必然。是以竊取其意。以補傳文之闕。不然。則又安敢犯不韙之罪。爲無證之言。以自託於聖經賢傳之間乎。然余幼讀大學。至格致補傳。朱子自謂竊取程子之意。蓋以爲程子欲補而未逮。故朱子始補之耳。及長。閱二程全集。已有大學二改本。並不言格物致知之缺。而有欲補之意。伊川且云。大學聖人之完書也。其間先後失序者。已正之矣。朱子又何爲而漫託之耶。卽如集註中所引此。謂知本係衍文。小人之中庸也。少反字。皆爲程子之言。實有依據。而此則何

據耶。况二程全書。乃朱子手訂刊行。若有此言。斷無遺失。豈自欲增補古經。而借他人以爲重耶。然二程本集具在。又誰得而掩之也。或曰。格至也。物猶事也。朱子宗程子窮至事物之說。故云竊取耳。若然。則是竊取程子之言。以解之。而非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矣。况朱子大學序。明言間亦竊附己意。補其缺略。極知僭踰。無所逃罪。而又託之程子。不亦自相矛盾歟。故尤悔菴云。致知格物二種。原未補註。而朱子云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似添蛇足。且其辭淺近。不類古文。是說可謂得我心之同然矣。

或問大學本末當釋否。復禮曰：當時亦有問朱子不論終始者何也。朱子云：古人釋經取其大略，未必如是之屑屑也。且此章之下有闕文焉。又安知其非本有而並失之耶。余以爲朱子既知不必如是之屑屑，而又補格致傳何耶。又云：安知非本有而并失之，則終始傳亦當補，而又不補，何耶。孟子云：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余亦云：盡疑書則不如無書矣。故宋景濂云：綱與目之名無所謂本末者，何必傳以釋之耶。方正學云：以聽訟釋本末律以前後之例，不類。王弼州云：物有本末之後，又贅以釋本末，且有本末而無終始，何

舛也。陳晦伯云：本末終始原非條件，只因有本字遂謂釋本末。然則又以何者釋終始也。胡此菴云：本末該釋終始先後，不該釋乎。何處更搜得終始先後之釋辭以附會經旨。是本末一項將收之綱領乎。抑臚之條目乎。想紫陽亦不自解矣。王忠文、蔡虛齋、高中元皆以爲不當釋，非獨余一己之言矣。

或問大學朱子所改已歷六百年，家喻戶曉，一旦擬復原本，能無駭人。復禮曰：非獨余之擬復也。天下古今之望復者久矣。試舉余所知者：魏文靖、陸文裕、鄭端簡、湛甘泉、羅近溪、羅念菴、張天如、周應賓、何鏡山來

四書全書補 首卷一
矣。鮮。盧。正。夫。楊。時。喬。姚。牧。菴。管。東。溟。吳。時。憲。顧。端。文。
高。忠。獻。劉。念。臺。諸。公。指。不。勝。屈。皆。尊。崇。原。本。者。姚。江。
王。文。成。豐。城。李。孟。誠。睢。州。魯。邦。彥。河。南。張。仲。誠。皆。註。
原。本。而。且。刻。行。者。至。蔡。士。皆。又。自。爲。註。進。之。於。朝。王。
文。肅。爲。之。引。云。余。同。年。蔡。尚。寶。有。志。聖。賢。之。學。舉。進。
士。四。十。年。矣。而。嗜。學。不。倦。生。平。最。自。得。者。爲。大。學。解。
解。成。一。以。進。御。一。以。遺。余。其。書。宗。鄭。元。古。本。余。讀。之。
彌。日。而。竟。是。尚。寶。不。徇。俗。見。不。避。功。令。而。天。子。覽。之。
宰。輔。序。之。固。千。載。一。時。矣。惜。其。註。余。未。之。見。也。余。擬。
訂。是。書。正。如。朱。子。與。南。軒。論。二。程。遺。集。所。云。熹。之。愚。

意。止。是。不。欲。專。輒。改。易。前。賢。文。字。稍。存。謙。退。敬。讓。之。
心。耳。若。聖。賢。成。書。稍。有。不。愜。己。意。處。便。率。情。奮。筆。恣。
行。塗。改。恐。此。氣。象。亦。自。不。佳。蓋。雖。所。改。盡。善。猶。啓。末。
流。輕。肆。自。大。之。弊。况。未。必。盡。善。乎。老。兄。試。思。前。聖。謹。
闕。文。述。不。作。信。而。好。古。深。戒。不。知。而。作。教。人。多。聞。闕。
疑。之。心。爲。如。何。而。視。今。日。紛。更。專。輒。之。意。又。爲。如。何。
又。云。古。書。有。未。安。處。隨。事。論。著。使。人。知。之。可。矣。若。遽。
改。之。以。沒。其。實。則。安。知。其。果。無。未。盡。之。意。耶。漢。儒。釋。
經。有。欲。改。處。但。云。某。當。作。某。後。世。猶。或。非。之。况。遽。改。
乎。且。非。特。漢。儒。而。已。孔。子。刪。書。血。流。漂。杵。之。文。因。而。

不改孟子亦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終不刊去此文以從己意之便也又云未嘗敢妄以意更定一點一畫也今若有尊敬重正而不致忽易之心則當一循其舊不容復有毫髮苟且遷就於其間乃爲盡善又云區區非有偏主必勝之私但欲此集早成完書不誤後學耳是朱子所言深痛改竄古書之非理語語切中妄作聰明以亂舊章之病其於二程遺集不敢以己意更定一點一畫不容復有毫髮遷就何其慎重尊信至此而乃於大學孝經反致疑焉豈先儒之書不可更改一字而聖賢之書可以連篇移易者

乎則余之擬復原本者正仰同朱子之欲早成完書以曉後學耳又何駭人聽聞之有

或問大學之文既從原本而某字作某字又遵程朱其註又依章句何也復禮曰余無容心也學貴圓通不可執一程子以親作新因下文有新民字無親民字故耳王文成以爲不必改此據學記云古之王者建國親人教學爲先亦屬有理然余以爲作新亦無不可於理亦通蓋總無大關係不必爲之辨也至於程子云身當作心朱子云辟讀爲僻亦然此余所以遵之也若姚牧菴四書疑問以爲學庸論孟之字不可

改當盡從其舊。則於理亦有難解者。余故不敢以爲然也。况宋註較之漢註。實爲詳明簡潔。不此之從而從彼。固屬拘執。倘自逞意見而更爲之註。則非夫子述而不作。多聞擇善之意。其藐先儒而誤後世。罪有不可勝言者。而余何敢出此也。

或問大學朱子所註。而子今擬定。不無僭乎。復禮曰。非僭也。正所以尊朱子也。大學原本爲漢鄭康成所註。唐孔穎達所疏。以朱子視鄭孔。則先後儒之分矣。朱子旣重定註疏。余獨不可擬訂章句乎。况有諸儒之言。可証也。朱子云。程子改親爲新。乃漢儒釋經不得

已之變例。而亦何害於傳疑耶。若必以不改爲是。則世蓋有承誤踵訛。心知其非。而故爲穿鑿附會。以求其說之必通者矣。其侮聖言而誤後學也。益甚。亦何足取以爲法耶。王魯齋云。朱子於四書。至死修改未畢。因門人之疑而修改者。歷歷可考。此朱子遷善之盛德。而不可泯沒者。學者苟有証據。不妨致疑於其間。是勉齋通釋之例云耳。薛文清云。朱子文集語類之屬。所載或有非定論者。讀者擇焉可也。盧正夫云。朱子集註中。頗與孔子不合。今若不論義理。不宗孔子。則我僭妄之罪。夫復何辭。苟以孔子爲師。義理爲

正則所以諄諄辨論無非推明孔子之道不應空受
僭妄之責千百年眼集內云周禮之註先鄭後鄭十
異其五春秋之註劉向主公羊劉歆主左氏父子異
同今之學者撫拾宋人之緒言不究古昔之妙論盡
掃百家而歸之宋人又盡掃宋人而歸之朱子何也
閻潛丘云慨自唐義疏行舉天下惟主一說無復漢
人之去博有寧道孔聖誤諱言鄭服非之陋及宋儒
又爲傳註淳祐一詔已盛行而元代遂以取士明用
以攻制義祇蹈虛不躐實陋尤不可勝言則余之所
以擬定者豈得已而不已乎

或問大學註之屢改朱子臨終猶然而本文之移易籌
之已熟必無毫髮遺憾而子欲仍用原本豈朱子意
乎復禮曰不然朱子雖嘗一時移易而久覺未安其
答鄭子上書云所論大學之疑甚善但覺前日之論
頗涉倒置故讀者汨沒不知緊切用功仔細看來經
文只是就大體規模上推說將來耳非謂實經此漸
次等級然後及於格物也則余之欲復古者正以遂
朱子未愜之意耳

或問大學改本前乎文公者二程子後乎文公者諸先
儒共十餘本而今之獨從朱註何也復禮曰諸改本

皆無註而此獨有註故從之也然朱註既精用之改
 本何如用之原本便成合璧余故竊不自揆重為擬
 定正如熊愚齋云學問之道是是非非毫釐不容差
 謬朱子之言可信則不當與之背馳如不可信則背
 之可也斯言也誠大公無我之言也况今之聖經遵
 古而註釋遵朱也又豈有背馳之嫌哉

引用姓氏書籍

周

左丘明 公羊高 穀梁赤 屈靈均

漢

鄭康成 馬季長 包子良 孔子國

服子慎 毛萇 應仲遠 董仲舒

戴延君 趙邠卿 許叔重 司馬子長

賈景伯 劉子政 賈長沙 東方曼倩

班孟堅 范蔚宗 劉成國 嚴安

荀仲豫 何劭公 王仲任 王逸

王節信 公孫季 揚子雲 許商

三國

王子雍 何平叔 譙允南 王泰

韋洪嗣

晉

杜元凱 蔡道明 樂肇 皇甫士安

范武子 王輔嗣 傅休奕 徐景山

袁彥伯 盧元公 郭景純 郭子元

陸士衡 江熙

南北

劉忠定 何子季 盧伯源 盧思道

皇侃

唐

唐太宗 孔穎達 賈公彥 司馬子正

顏子籀 王元感 韓文公 柳子厚

劉知幾 啖叔佐 趙伯循 傅奕

李文饒 杜子美 陸德明 李琮

五代

吳正臣

宋

孫宗古 邢叔明 邵康節 司馬文正

張明公 程純公 程正公 歐陽文忠

蘇明允 蘇文忠 蘇文定 呂與叔

楊文靖 尹和靖 曾文定 呂原明

謝顯道 游定夫 侯仲良 范淳夫

胡文定 胡致堂 胡和仲 熊勿軒

馬貴予 劉公是 鄭漁仲 孫景山

王伯厚 李文靖 朱文公 呂成公

張宣公 陸文安 陸放翁 呂子約

汪信民 吳才老 楊慈湖 黃勉齋

黃伯起 徐節孝 宋子京 蔡文正

胡雙湖 王文憲 真文忠 蔡節

輔漢卿 饒雙峰 馮厚齋 劉本

金文安 劉器之 黎立武 羅泌

章俊卿 尹耕道 陳潛室 鮑彪

元

吳文正 許文懿 熊與可 何異孫

王若虛 吳可堂 胡雲峰 朱公迂

黃楚望 陳石堂 陳定宇 陶九成

于欽

明

明太祖 宋文憲 王忠文 解大紳

方正學 薛文清 王文成 湛文簡

郝京山 鄭端簡 羅文恭 羅近溪

羅文莊 魏文靖 季彭山 何鏡山

王龍溪 鄒文莊 王文祿 王弇州

王心齋 陳晦伯 姚牧菴 包大燿

盧正夫 王文肅 楊復所 徐常吉

蔡虛齋 管東溟 馮恭定 沈長卿

曹月川 高忠獻 顧端文 張太岳

胡文敬 賀醫問 丘文莊 胡其久

薛方山 李光縉 蔡士皆 吳嘉謨

陸文裕 周應賓 吳時憲 沈蛟門

高肅卿 顧麟士 來瞿塘 李孟誠

王文端 楊文奎 張存中 陳士元

焦文端 歸震川 蘇紫溪 王宇泰

楊升菴 沈無回 張經世 劉念臺

陳紫峰 艾千子 包爾庚 陸桴亭

葛屺瞻 袁了凡 魯拜彥 吳因之

張天如 徐岩泉 林昌岩 趙之萬

王一菴 周忠毅 戴廷節 季璠

羅大經 徐自溟 吳無障 郎瑛

張寧

國朝

王敬哉 魏貞菴 熊愚齋 胡此菴

孫鍾元 毛西河 柴虎臣 毛稚黃

孫海門 蔡九霞 閻潛丘 李中孚

尤悔菴 顏習齋 李恕谷 邵鶴亭

陸稼書 張仲誠 仇滄柱 陳介翁

許西山 顧寧人 汪茗文 方合山

陸梯霞 楊牖民 來木臣 沈誠菴

秦定叟 范紫登 何毅菴 陳乾初

不知朝代及名字

黃彥和 范處義 張抱冲 朱愚菴

董氏 呂氏 宋氏 方氏

徐氏 洪氏 李氏 豐氏

書籍

周易 尚書 詩經

周禮 儀禮 禮記

春秋 孝經 爾雅

國語

戰國策

五經通義

五經通考

通義新定

經典序錄

左氏指縱

越絕書

家語

竹書紀年

汲冢周書

四書辨疑

孝經右契

呂氏春秋

韓詩外傳

三國志

世本

舊唐書

宋史

文選疏

讀史訂疑

埤雅

小爾雅

千百年眼

演繁露

衝波傳

格物總論

博古圖

石室圖

朝野僉載

急就章

留青日札

孔子家譜

孟氏家譜

萬姓統譜

聽雨紀談

越陰癘語

解頤新語

字彙

正字通

六書正訛

廣韻

人物考

列女傳

大清律

括地志

闕里志

廣志

廣州志

鄴中記

管子

荀子

老子

莊子

列子

孔叢子

墨子

尹文子

淮南子

釋藏

道藏

引書不止此前載人名者則不載書

目次

大學

擬補二十三則

擬訂一則

擬刪八則

擬易九則

中庸

擬補九則

擬訂三則

擬刪五則

擬易三則

論語

擬補二十九則

擬訂八則

擬刪六十九則

擬易四十九則

孟子

擬補三十三則

擬訂三十則

擬刪二十四則

擬易三十二則

四書集註補卷一

宋儒文公朱子註

後學王復禮擬定

大學

禮記第四十二篇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註大學者內聖外王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旣自明其明德又當

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大學之綱領也。○程子曰。親當作新。

復禮按章句。以此一節爲大學之綱領。誠是矣。但明德親民爲定名。至善爲虛位。不可以竝稱。卽朱子亦自云。明明德親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何三者之有。况明明德。又爲親民之綱領乎。又按漢鄭康成註。唐孔穎達疏。皆云。大學者。博學可以爲政也。則

於明德至善不切。而章句云。大人之學。又難解。故毛西河云。大學學之大者。小學學之小者。漢書大戴記。皆云。小學習小藝。大學習大藝。賈誼新書云。小學躐小節。業小道。大學躐大節。業大道。朱子註大人。其義別于小子。然薛方山云。以德論。大學是大人。則小學是小人矣。以位論。則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本文謂何以齒論。從未有年長稱大人者。卽俗語有之。經無是也。且十五成童入大學。尚未成丁。非年長也。史長翟稱大人。指長大言。因爲僭易。并刪二字。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

慮而后能得

註止者所當止之地。卽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后與後同。後做此。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註明德爲本。新民爲末。知止爲始。能得爲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高中元曰。以形迹言。身與天下國家皆物也。以用功言。則修齊治平皆事也。修身本也。齊治平末也。起于致知。所謂始也。迄於治平。所謂終也。知所先後而不已其功。則至善可止。而大學之道。其近

之矣。此結上起下之意。

復禮。按章句以爲結上。良是。而高中元私記云。本末二字。卽下文本亂末治字。下文六先字。卽此先字。七後字。卽此後字。蓋此條總言其意。而下二條詳列其目。以此節爲起下。乃亦有理。宜兩存之。因爲僭補并易。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註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身心家國天下之事物。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大學之條目也。

復禮。按此節誠條目也。若知乃虛位。而物卽身心家國天下之物。故不曰先而曰在。烏可以爲入耶。又按鄭康成以格訓來。司馬文正主捍禦。程正公言窮至物理。王文成作格其不正以歸于正。羅整菴謂通徹。

楊慈湖指格去物欲。世人誤以爲陸象山。殊不知象山說與程朱同。其本集載伯敏問如何是格物。曰。研究物理。又云。格至也。與窮字究字同義。皆研磨攷索以求。其至耳。學者孰不曰。我將求至理。顧未知其所知。果至與否耳。所當辨。所當察者。此也。歷觀諸儒所解。惟窮至事物爲是。但補傳云。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語類云。物必有理。若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皆所當窮。果如其言。不惟畢生格之不盡。卽格盡亦與身心何益。故莫善夫程伊川云。格物之理。不若察之于身。其得尤切。如爲

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之類。不須外面只務觀物。物理泛然。正如遊騎無所歸也。黎立武云。格物卽物有本末之物。致知卽知所先後之知。金仁山云。物事物也。卽身心家國天下之事物也。理無形而物有迹。窮理者不可懸空觀理。須卽事物以窮其理。自其心而論。則四端之性情。理欲之界限。志意之邪正。在所當格也。自其身而論。則言之節。交際動作之宜。容止威儀之則。在所當格也。推之于家。則有父子之親。兄弟之序。夫婦之別。朋友族姻之交。皆所當格也。推之于國。則君臣上下之義。事長使衆之節。仁民恤下

之政。教化之施。刑政之宜。制使之度。至於百官有司之事。皆所當格也。推之天下。則綱常經紀之化。均平充拓之道。禮樂刑政之達。開物成務。撥亂反正之規。四海九州風氣民俗之殊。中華外域綏懷化禦之畧。至於財用甲兵之節制。皆所當格也。隨遇皆物。隨物皆格。或索之心術念慮之間。或審之日用常行之際。或求之經籍詩書聖賢言行之法。或者考之古今治亂人物是非之迹。莫不求其所以然之故。與其至善之所在而不可易者。此謂格物。李中孚云。物卽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物。格者。格其誠正。修齊治平之則。大

學分明說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其用功先後之序。層次原自井然。後儒不察。將格物物字。另認另解。欲物物而究之。墮于支離。此是博物。非是格物。縱博盡義。皇以來所有之書。格盡宇宙以內所有之物。總是驚外逐末。去道愈遠。郝京山。王心齋。劉念臺。朱愚菴。皆主黎說。因為僭補。并刪二字。○正字。通曰。凡治其事。與事已治。不必分平去二音。其入支韻。如荀子成相篇。袁宏漢書詩。叶筮疑時之類。則治之轉聲也。若分二音。則泥矣。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後天下

平

註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脩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誠意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元許文懿曰。致知力行。竝行不悖。若必格盡天下之物。然後謂之知至。必知無有不明。然後可以誠意。則終身無可行之日矣。蓋一物之格。便是一知之至。須逐旋理會也。

復禮按文懿爲朱子五世嫡傳其言如此足証逐物之非因爲僭補。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

註壹是專壹也言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貴賤不同而其本則一示人不可馳騫于外也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耳宋金仁山曰治國平天下者天子諸侯之事庶人無國與天下之責則不必學乎故又總言之以見格致誠正俱是成就脩身之事不問上下皆用此以爲本領然庶人達則兼善則於國於天下異日隨其職分力量舉而

措之若窮則獨善則脩之一家而變化國俗風行天下亦性分內事也

復禮按鄭康成註云壹是專行是也孔穎達疏云上從天子下至庶人專壹以脩身爲本又說文云壹專壹也廣韻云誠也檀弓孔子曰壹似重有憂者註云壹者決定之辭卽朱子註孟子志壹則動氣亦云專壹也是壹當作專解若章句云一切與金仁山云一者齊也是者此也猶言齊如此也俱與下皆字意同爲重複矣故毛西河云一切者便宜苟且之謂如漢禮樂志以意穿鑿各取一切後漢王霸傳以繳一切

之勝。譬之以刀切物。苟取整齊。不顧長短。謂之一切。若以一切爲大凡大槩。此是佛家語。如一切功德。一切冤家之類。音砌不音竊。豈可註經。自大學章句有此。而宋後爲字書者皆載入。且引大學爲証。嗟乎。古文從此無分辯矣。又金仁山一則。闡發庶人。極其明暢。因爲僭易并補。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註王復禮曰。此反言以見身之不可不修也。身不脩。則本亂而厚者薄矣。安望其末之能治而薄之能厚也。豈非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而家之本在身也哉。

復禮按孔穎達云。本亂謂身不修。末治謂家國治也。厚者薄二句。覆說本亂而未治否矣之事。言厚之與薄。皆以身爲本也。今章句以本爲身。厚爲家。則與上脩身爲本。下此謂知本。不相連屬。文義難明。因爲僭易。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註王復禮曰。此正言以決脩身之卽爲知至也。夫內而心意。外而家國。皆以身爲樞紐。若但言正心誠意。

四書集註補 卷六
一
隱微難測。似淪於虛。徒求治國齊家。責效於人。恐涉於泛。皆非所以爲本也。惟身爲人所共見。或能孝能悌。或不信不忠。脩與不脩。孰不知之。以此爲本。真內聖外王所係。用功之要。莫切於此。故不曰格物爲本。而曰脩身爲本。人能知本。非知之至而何。此通結上文數節之意。

復禮。按此謂知本。正應脩身爲本。非衍文也。自伊川移易。遂覺此句重出。豈原文之失歟。故孔穎達云。本謂身也。旣以身爲本。若能自知其身。是知本也。是知之至極也。高忠獻云。章句錯認。此謂知本是闕文。而

謂格致自別有傳。遂令脩身爲本二節無歸着。胡此菴云。古大學繫此謂知本二句於首章之末者。蓋以大學之功。明親皆當止於至善。求止必先知止。求知必先致知。致之何爲。求學之有本也。知得脩身爲齊治平之本。而誠正以修之。則本治而末自理。便謂之知本。故曰此謂知本。學旣知本。便是物格而知至。故曰此謂知之至。孫海門云。通部肯綮。全在此二句中。格此物有本末之本。卽致此知所先後之知。以知止始。以知本終。格物致知。無遺義矣。兩此謂者在也。格在知本。致在知至也。故後文只單疏誠意。無煩補釋。

四書集言補 一
格致也。因為僭補。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註孔穎達曰。此明誠意之本。先須慎獨也。朱子曰。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謙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脩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為人也。然

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王文成曰。君子小人之分。只是能誠意與不能誠意耳。○惡好上字皆去聲。謙讀為慊。苦切反。

復禮。按身之所主者心。心之所發者意。意既誠矣。發皆中節。物與事焉。有不誠者。聖學之功。始於誠意。原本未嘗錯也。又何必移易為哉。因為僭補。

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四書集注卷一
一
[註]閒居獨處也。厭然消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為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為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為戒而必謹其獨也。○閒音閑。厭鄭氏讀為壓。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註]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註]孔穎達曰：此明君子修身，外人所視，不可不誠意。作記之人，引曾子之言以証之。朱子曰：胖，肥澤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肥澤。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胖步丹反。

復禮。按孔疏以為作記之人，引曾子之言以証，則是書非曾子作可知矣。胖音盤。鄭康成註云：大也。方言：謂體肥曰胖。子以為心廣大，則體肥澤，自然之理也。不必定指肌豐肉厚。故閻潛丘云：朱子意清修之士，豈必盡肥。遂易註安舒不知安舒乃泰字之解矣。又

四書集注 卷十一
此節章句以爲釋誠意之結文。殊不知原本正未已也。因爲僭補并易及刪七字。

詩云瞻彼淇澳。萋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註孔穎達曰。此廣明誠意之事。故引詩言學問自脩。顏色威儀之事。以証誠意之道也。朱子曰。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貌。與也。斐。文貌。切。

以刀鋸。琢以椎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鑿錫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旣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旣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僩。武毅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諠。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察克治之功。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道。學自脩。言其所以得之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卒乃指其實而嘆美之也。鄭康成云。民不能忘。以其意誠而德著也。○詩萋作綠。喧作喧。諠作諼。澳於六反。猗叶韻音阿。僩下版反。恂。鄭氏讀作峻。

復禮按漢唐之註皆以引詩爲証誠意武公用意精誠德著於人人不忘也章句移此以釋止至善故註中用至善字因爲僭補并刪十六字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註孔穎達曰此亦廣明誠意之事以見文武意誠於天下故詩人嘆美之也朱子曰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於戲音

嗚呼樂音洛

復禮按此節章句亦以爲釋止至善故用至善句因爲僭補併刪二十四字

康誥曰克明德

註孔穎達曰此廣明意誠則能明己之德也朱子曰康誥周書克能也

復禮按章句以此爲釋明德故不用唐疏因爲僭補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註大甲商書顧謂常目在之也諟猶此也或曰審也天之明命卽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也

四書集注卷之十一
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大讀作泰。誕古是字。

帝典曰克明峻德。

〔註〕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書峻作俊。

皆自明也。

〔註〕孔穎達曰。明明德必先誠意。朱子曰。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已德之意。

復禮按章句以此爲釋明德亦不用唐疏因爲借補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註〕孔穎達云。此亦廣明誠意之事。謂精誠其意脩德無已也。朱子曰。盤承盥水者。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

苟誠也。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盥水洗手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污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畧有間斷也。

復禮按沐浴之盤。此非朱子之說。而孔穎達之說也。鄭康成註云。盤銘刻戒於盤也。若云浴則裸身視銘不幾褻乎。况浴亦非日日也。故鄭康成內則註云。槃承盥水者。韋昭吳語註云。槃承盥器也。通義新定云。日日盥類人所同也。日日沐浴恐未必然。內則篇記子事父母。不過五日。禫湯請浴。三日具沐而已。斯銘

也。其殆刻之盥類之盤歟。至於章句以此為釋新民。不載唐疏。因為僭補。并易。

康誥曰作新民。

註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註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註鄭康成曰。極。盡也。孔穎達曰。無處不盡其心力也。朱子曰。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復禮。按章句極字未解。而註疏有之。因為僭補。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註孔穎達曰。此亦廣明誠意之事。言誠意在於所止也。朱子曰。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

復禮。按章句以此為釋止至善。不載穎達解。因為僭補。

詩云緝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註詩小雅緝蠻之篇。緝蠻鳥聲。丘隅山角也。言鳥能

擇岑蔚靜密之處而止也。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以見鳥得其所止。人亦當擇禮義樂土而安止也。

詩緝作絲

復禮。按岑蔚之處。此非朱子之說。而鄭康成之說也。閻潜丘云。丘隅。詩集傳云。隅角也。與上文丘阿作曲。下文丘側作旁者。一例正合。自鄭註云岑蔚安閒。原不切貼。而章句從之。因為借易。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註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嘆美辭緝繼續也。

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於緝之於音鳥。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

註孔穎達曰。此亦廣明誠意之事。言聽訟者。惟自誠已意。民亦誠實其意也。朱子曰。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

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

復禮。按章句以此爲釋本末。故不載穎達解。因爲僭補。并刪十三字。

此謂知本

〔註〕鄭康成曰。本謂誠其意也。孔穎達曰。是所謂誠其意者至此。皆是誠意之事。意爲行身之本。能自知其身。是知其本。故云此謂知本也。

復禮。按高中元云。註疏前句此謂知本。謂身於後句。此謂知本。謂誠意。此正相照應處。程子疑其重複。乃以聽訟章移置此謂知之至也之前。而以上句爲衍

文。朱子又以此謂知之至也一句。爲格致之結語。而云此句之上。別有闕文。皆非記者之意。胡此菴云。大學工夫。從誠意做起。故以毋自欺爲誠意之的。而引衛武公之切磋琢磨者。以勵誠意者學修之功。瑟僂赫喧者。以進誠意者止於至善之益。如此。則明德明於民。親賢樂利。無非是物。所以古帝王皆自明明德做起。而咸用其極。向非知止。何能以止乎。故引文王之緝熙敬止。以立知止之宗。而求之人倫日用之實。以立親民之本。而攝民之志。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本四字。直從所謂誠其意者。繁引詩書。緊趕到此。以

應轉首章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及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以著誠意者之全體大用。豈曰錯簡耶。毛稚黃云。三代以上人文章。或顯或隱。或錯綜。或整次。不拘一方。所以為妙。格致義在誠意章中。所謂隱也。誠意自應置在明德親民止至善諸說後。與正心修身一串說去。乃先說誠意。而中間將明德親民止至善諸旨。隨意縱筆錯落而言之。然後乃及正心修身。此所謂錯縱叙法也。所謂脩身以後至末。則整次叙法也。此種文筆。先秦兩漢固多有之。至韓愈猶存遺法。政不必如後儒操觚。勻齊方板耳。奈何輒為易置而

增刪之。遂使古人失其本來。文喪其文。義瘳其義。每讀書至此。輒欲涕泣。因為僭補。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註〕孔穎達曰。此覆明正心脩身之事。朱子曰。忿懣。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懣。敕。值。反。好樂。並去聲。

復禮。按孔疏爲覆明其事。非釋也。因爲僭補。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註心有不在。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註孔穎達曰。此明齊家修身之事。朱子曰。人謂衆人。

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脩矣。○辟讀爲僻。惡而之。惡敖好。竝去聲。鮮上聲。復禮。按孔疏之說。與前章同。因爲僭補。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註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爲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諺音彥。碩叶韻。時若反。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就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

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註〕孔穎達曰：此覆明治國齊家之事。朱子曰：身修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弟去聲。長上聲。復禮按：孔疏之說與前章同。因爲僭補。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註〕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爲。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書如作若。中去聲。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註〕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此言教成於國之效。孔穎達曰：一言二句。古有此語。記者引所爲之事以結之。上云一人貪戾，一國作亂。是一言僨事也。又云一家仁讓，一國仁讓。是一人定國也。皆謂人君以一人之身先治一家，乃後治一國。○僨音奮。復禮按：孔穎達所云古語。章句無有。因爲僭補。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

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註〕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已。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已。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已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好去聲。

故治國在齊其家

〔註〕通結上文。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

〔註〕詩周南桃夭之篇。夭夭。少好貌。蓁蓁。美盛貌。興也。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也。○天平聲。蓁音臻。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註〕詩小雅蓼蕭篇。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註〕詩曹風鳴鳩篇。忒。差也。陳定宇云。足法。家齊而可以示法於人也。民法之。國人取法於已也。復禮。按二法字。章句無解。因為僭補。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註此三引詩皆以咏嘆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復禮按全經句句皆宜潛玩不獨此數節也。因刪八字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註孔穎達曰自此以下至終篇覆明上文平天下先治其國之事但治國事多於平天下非一義可了故廣而明之言欲平天下先須修身修身之事由近至遠自內至外故初明絜矩之道次明散財於民又次

明用善人遠惡人此皆治國平天下之綱故特詳悉畢舉也朱子曰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爲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長上聲弟去聲倍與背同

復禮按孔疏言通節大義極其詳明因爲僭補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

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註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惡先竝去聲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註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爲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

樂音洛只音紙好惡竝去聲下竝同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僂矣

註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太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弑國亡

爲天下之大戮矣。○節讀爲截。辟讀爲僻。僂與戮同。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註：詩文王篇。師，衆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爲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詩儀作宜，峻作駿，喪易並去聲。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註：先慎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卽所謂明德。有人，謂得衆。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註：本上文而言。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註：人君以德爲外，以財爲內。則是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註：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

而有人矣。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註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慎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註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註楚書。楚語。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

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註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為公子。出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註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尚。

庶幾也。媚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書若有作如有个作介兮作猗其如有容無焉字不啻若自作如自兩寔字作兩是字以保我無能字尚亦有作亦職有媚作冒通作達。○斷丁亂反媚音冒。復禮按此節所引與書詞不同者十一字。因訂。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註〕逆猶逐也。言有此媚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逆讀爲屏古字通用。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註〕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者也。○

命鄭氏曰當作慢程子曰當作怠未詳孰是。

復禮按舉措不明遲疑未決。豈君子所爲。雖夫子有

君子不仁之言引爲此註亦屬不合。因刪六字。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註〕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

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

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菑古

四書集註
灾字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註〕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脩己治人之術。發已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註〕呂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朝無倖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爲之疾矣。量入爲出。則用之舒矣。

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註〕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忘身以殖貨。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註〕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無倖出之患也。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

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註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爲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采地之大者也君子寧亡已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畜許六反乘斂並去聲

復禮按百乘有采地此非朱子之說而鄭康成之說也閻潛丘云問大夫之富曰有宰有宰則有采地矣是再命之大夫皆然何況大國之孤四命卿三命者

其有采地不待言何以章句本鄭註不改耶且漢刑法志云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疋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因爲僭易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註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爲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鄭康成曰彼君也王復禮曰小人聚斂君猶善其足國而使之爲

治則天災見于上。人害生于下。雖有君子。亦何能挽哉。許文懿曰。天災如日食星變。水旱蝗疫。人害如民心怨叛。寇賊姦宄。兵戈變亂。皆是。○長上聲。

復禮。按章句以彼爲善之上下。有闕文誤字。殊不知鄭註以彼指君。良是矣。而又云君將欲以仁義善其政。使小人治其國。反晦而不明。因爲僭補。并易。

